

开考在即

2015年全国统一高考即将于6月7日至8日举行,部分省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日仍安排有考试科目。今年全国高考报名考生共942万人。

①6月4日,河北省衡水市第二中学高三学生在教室里用放气球的方式舒缓心情。②6月4日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皖智高复学校的学生们搬着书本准备离开学校,参加即将到来的高考。③6月3日,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一中的高三学生在做“原地背起”游戏,释放压力。④6月4日,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第一中学,学生在毕业典礼上将老师托起,表达对老师的感谢。 新华社发



②
③
① ④

小说连载

知行合一王阳明

(3)

文/度阴山

十五岁王阳明单枪匹马挑战对手

为天地立心,太空了;为生民立命,太大了;为往圣继绝学,太远了。能摸得着看得见的只有“为万世开太平”。为万世开太平可不是靠嘴皮子,而要靠出色的军事能力才能经略四方。

正是这种“经略四方”的理想,使得王阳明在课堂上总是心不在焉。后来他干脆就逃课和很多小朋友玩军事游戏。不过他组织的军事游戏,即使在成人看来也已超越了纯粹的玩闹。他制作了大小旗帜数面,自己则装扮成指挥官的样子居中调度。在他手中的旗帜不断变换时,他的“士兵”们左旋右转,右旋左转,很有排兵布阵的架势。

王华唉声叹气,可以说,他为这个孩子操碎了心。他大声训斥王阳明:“我家是书香门第,你却搞这些不入流的东西,真是败坏家风。”

王阳明深为父亲的武断吃惊,问:“排兵布阵怎么就是不入流的东西?”

王华耐住性子解释道:“本朝自开国以来就重文轻武,凡是有志向的君子都不会参与武事,而且我从来没听过哪个圣贤是舞刀弄棒的。”

王阳明小心翼翼地质问:“孔子不是文武全才吗?”

王华跳了起来:“人家是圣人,你只是个普通人。你最正经的事就是好好读书,将来通过科举考试,最好成为状元,像你爹我,就是状元,大家都喜欢我,尊重我,羡慕我。”

王阳明转动眼珠子,不怀好意地问父亲:“父亲中了状元,后世子孙还是状元吗?”

王华丝毫没有察觉出这是个陷阱,严肃地回答:“你想得美。状元只是一代,你若想中状元,还需要刻苦读书。”

王阳明随意地一笑:“原来只是风光一代,但建功立业却能百世流芳,所以我恐怕不会稀罕状元。”

王华气得发疯,他拿出家长的姿态来,要体罚王阳明。每每在这个时候,王天叙都会适时地出现,先是好言相劝王华,如果王华不听,他也拿出家长的架势来,王华是孝子,只好乖乖地溜走。

王天叙早就对王华讲过大道理:“人才不是管出来的。”

王华谨慎地反驳说:“但人才是教育出来的。”

王天叙就反击道:“最好的教育是引导,不是你这种强制管束,你应该顺着孩子的习性去教育。我这个孙子将来必有大成,不是你能体悟到的。”

王华摇头苦笑,他实在看不出这个有点多动症、喜欢吹牛皮,整天都在搞“小技”的孩子将来能有什么大成。

王华不了解王阳明,王阳明确有多多动症,但绝不是吹牛大王。为了实现“经略四方”的志向,他很是投入。除了频繁地组织军事模拟外,他苦练骑射,遍览兵法,在史籍中寻找出色的军事家传记反复阅读,然后把这些人打过的著名战役在现实中还原,不停地模拟。

在模拟之外,他还极为认真地进行过实地考察。1486年,十五岁的他单枪匹马私出居庸关。当时大明帝国的主要敌人就是居庸关外的蒙古人,他们三番五次攻击大明帝国的边疆,王阳明私出居庸关,正是为了实地考察蒙古人,希望能得到最佳的解决方案。

当他在居庸关外的一条羊肠小道上骑马慢行时,两个蒙古人在他不远处信马由缰。王阳明热血沸腾,从身后抽出弓,搭上一支利箭,向那两个蒙古人大喊:“哪里走,吃我一箭!”

两个蒙古人突然发现一匹马腾空而来,马上端坐一人,正朝他们的方向弯弓。他们从未在此遇过这样的情况,所以吓得魂飞魄散,调转马头,带着哭腔拍马就跑。王阳明在后面大喊大叫,追出了几里才停住。他看着两人的背影哈哈大笑,很为自己的勇气而自豪。不过,他这样做的目的并无恶意,他只是想练练自己的胆子。随后,他就和当地的蒙古人打成一片,在居庸关外待了一个月,他深刻了解了蒙古人的生活习惯和军事训练方式,后来还在一场蒙古人组织的射箭比赛上拔得头筹,又在蒙古人组织的摔跤比赛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明日关注:新婚夜,王阳明鬼使神差地走进了道观“铁柱宫”

纪实连载

雪域长歌

(31)

文/张小康

要在“世界屋脊”修路

和平解放前的西藏,交通运输极落后闭塞。从内地去西藏最便捷的道路是取道印度,约三周可以到达,但这条线受英印政府的控制;如取道陆路由青海或西康入藏,则最少要三个月。那时,在整个西藏1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没有一条公路,重重高山,滔滔激流,曾使历史上很多中外旅行家和探险家望而生畏。

过去由内地运往西藏的物资,都是从四川雅安、青海西宁和云南大理,通过崎岖山路,依靠牦牛驮运。从雅安或西宁到拉萨往返一次竟需一年之久。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在决策向西藏进军的同时,决定向西藏修筑公路,并确定了“一面进军,一面建设”的方针。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时间紧迫,根本来不及也不可能先勘测后施工,只有边勘测边施工。在“世界屋脊”上修公路,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一切都从零开始。

1950年部队进军西藏时,竟然找不到一幅像样的西藏地图。没有地图,怎么修路?为此,早在1950年春,西南军区司令部就组建了入藏测绘队,调归十八军建制。测绘队队长杜斌是有测绘经验的军队干部,他在南京组织上海同济大学六七个毕业生成立了小型测绘队,四川解放后又奉命在重庆接收了国民党的两个测量队,接着,测绘队开始公开征集进藏人员,队员们都是大学生,一共六十几个人。

测绘队以军管会的名义到接收的国民党仓库里找到一些来自德国、瑞士的简单仪器,又把炮兵的测距仪要来“充数”,同时配备了两个藏族翻译进行地名调查。

这支由杜斌带领的测绘队,跟随十八军一五四团一路艰苦行进,沿途既要

勘测,又要跟着队伍走。到拉萨后,又跟着一五四团开赴江孜、亚东一线,初步掌握了当地的地名、沟名等第一手资料,绘制出西藏历史上第一幅1:10万的地图。

继这支测绘“先头部队”打下基础之后,为全面勘察,十八军先后又有十多个踏勘队(组)共六百余人相继上路。

1950年恢复和改建雅安至马尼干戈段全长699公里路线后,筑路部队和雅甘工程处于1951年5月开始了马尼干戈至昌都段450公里新线的紧急施工。与此同时,昌都至拉萨段的筑路计划提上日程。

1951年1月1日,余炯接到重庆公路总段转来的西南交通部电话通知,派他担任昌都至拉萨公路踏勘队队长,同时告之,工程处没有任何关于西藏的现成资料。3月,余炯等七人小队赶赴新津十八军后方司令部,十八军派杨士举任指导员,一行十人开始了万里踏勘。

当时余炯勘察队掌握的进藏道路基本情况是:昌都和拉萨之间,有中、北、南三条人行道路。

中路最短,北路较长,南路最长。虽说中路最短,但要横跨澜沧江及怒江上游的不少支流,还要翻越十几座大雪山,山势险恶,地形起伏很大,石方和桥梁工程比较艰巨。选择中路修建公路,必须大量展线,增长里程。因此,余炯的勘察队舍弃中路,只踏勘南、北两路。

南路一般海拔低,气候比北路温和,村庄和耕地多于北路,不缺筑路材料。原准备以南路为主,先行踏勘。北路地势高寒,人烟稀少,可作为南路的比较线,从拉萨回程时再踏勘。但事与愿违,南路未设兵站,治安、通信、给养等问题短期内都无法解决。而北路已设兵站,有利条件多,故改为先北路,回程走南路。

明日关注:勘察队翻越雪山